

# 情妇

都市情感小说系列

QING FU

海男 著

渐  
醒  
色  
的  
身  
体  
犹  
如  
花  
瓣  
在  
身  
上  
落  
下

# QING FU 情妇

她们是男人们的情妇  
又是女人中的女人

从身体中长出来的触角  
像焰火一样滚动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过夜

安徽文艺出版社

都市情感小说系列

QING FU

意  
渐  
褪  
色  
的  
身  
体  
犹  
如  
秘  
密  
之  
花  
飘  
落

QING FU 情妇

海男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情妇 / 海男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4.9  
ISBN 7-5396-2467-1

I.情... II.海...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84552 号

**情 妇**

**海 男 著**

责任编辑:马晓芸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网 址:www.awpub.com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图书印装分公司

开 本:880×1230 1/32

印 张:9.375

字 数:220,000

版 次: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2467-1

定 价:19.8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一颗心，或许是不  
干净的。这属于解  
剖台或肉桌子的范  
畴。我更喜欢你的肉体。

——尤瑟纳尔



# 目录


## 上部 旧生活

第一章	光阴在乳房上跳动着	003
第二章	桃色前奏曲	027
第三章	从身体中长出来的触角	051
第四章	像焰火一样滚动	075
第五章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过夜	099
第六章	我们已滑向了张开的套子里	123

# 目录

## 下部 新生活

- 
- 149 第一章 透明而暧昧的玻璃人  
179 第二章 像蛇一样蜕皮,像人一样诡秘变换  
197 第三章 青苔啊,青苔的身体在飘动  
221 第四章 妥协:是一种毫无快乐的手段  
245 第五章 我们像笛子般任人吹奏  
269 第六章 逐渐褪色的身体犹如秘密之花飘落
-



上部

旧生活

一旦那条蛇看见它获得了自由  
它就缠绕在陌生人的身上  
开始把陌生人缠死  
但陌生人大叫不要不要  
我刚刚才救了你的性命  
而你却以试图杀死我来回报我

——W. S. 默温





---

## 第一章


---

# 光阴在乳房上跳动着

---

姚桃花决不罢休：因为她已经追赶到了外婆的影子。外婆虽然只有五十五岁，却已经是她的外婆，而且从她出生以后的第八个月以后，她就跟外婆生活在一起了。光阴在外婆吴竹英的肥臀上跳动着，同时也在姚桃花十六岁的乳房上跳动着。

光阴在外婆吴竹英的肥臀上跳动时，姚桃花已经开始了炎热的暑假生活，当她知道外婆又要进城时，心里晃动了一下，那是像阳光和阴影般的晃动，许多年了，外婆总是一个人进城去，所谓的城就是县城，在南坝小镇的人看来，进城去就像过节一



从身体中长出触角的触角像焰火一样滚动逐

渐褪色的身体有如秘密之花飘落

样,令人惬意。

当光阴在外婆吴竹英的肥臀上开始跳动时,姚桃花趴在窗口看见了这一切,临行前,外婆嘱咐她道:外婆要在城里过一夜才回南坝小镇。竹箩里有土豆、小瓜和蒜苗,让她自己做饭吃。天黑以后就不要出门了,要关好门窗。这些话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从她十岁那年就开始了,在十岁前,外婆每次出门都让邻居家的吴婆婆来陪她过夜,那时候吴婆婆已经七十五岁了。

吴婆婆在两年前突然跌在地上离开了人世。不过此时此刻的姚桃花已经学会承担外婆出门的时光,而且当外婆准备出门的时刻,往往也是外婆最兴奋的时刻,外婆会当着姚桃花的面从衣柜中翻出一件又一件衣服,那些新衣服都是同一款式,只不过是色彩不一样而已。然而对于即将出门的外婆来说,每一件衣服都可以让她产生不同的颤动。

从姚桃花开始有记忆的时候开始,她就觉得外婆跟别的女人不一样,首先是外婆的臀部很肥,很丰盈,如果你朝着那臀部晃眼之间看去,你似乎看见了一只从树枝上垂落下地的果实;如果你从不同的角度偶尔抬起头来,你首先看到的是外婆的臀部,然后才是外婆的上半身。外婆的上半身却显得很纤细,最纤细的当然是外婆的腰肢了。

当然,在姚桃花看来很费解的是:外婆的臀部为什么会比别的女人丰盈,而外婆的腰肢又为什么比别的女人的腰肢格外的纤细。意识到这个令人费解的问题时,姚桃花已经进入了十六岁,她一边看着外婆的肥臀和纤细的腰肢在晃动,一边开始留意自己的身体状态。

年仅十六岁的姚桃花坐在外婆沐浴的木盆中沐浴的时光已经进入了第十六年。她在这时已经开始留意自己的身体了,因而

当她观察外婆的臀部和腰肢时，也在观察自己的身体。毫无疑问，十六岁的年轻身体在木盆中沐浴时就像翠竹一样纤细，而惟有乳房已经开始丰盈地隆起来，至于臀部是无法与外婆相比的，因而南坝小镇有一句关于时间的箴语：跳来跳去的影子就是那个改变我们容貌的精灵。这句话外婆经常重复，她不是在院子里松开石榴树的泥土时重复，就是在要把洗干净的衣服晾在竹竿上时重复，而且在从水井中取水时重复。

此刻，光阴已经在外婆走在前面的影子中晃动，而且晃动整个影子的就是外婆的肥臀，她不会让外婆发现自己的，她怎么可能让外婆发现自己呢？外婆一直说在县城里有一家远房亲戚，她进城就住在亲戚家，姚桃花毫不怀疑，只是她不明白，为什么外婆不带她去见见这家远房亲戚呢，再说她已经有几十年没有离开过小镇了。她的母亲在省城，在她有限的记忆中，她只见过母亲三次面：第一次见面是她过四岁生日的那天下午。她早就忘记了四岁生日时的那天下午，因为一个年仅四岁的孩子是很容易把记忆抹去的，就像挥动着蜡笔把面前的一张白纸涂鸦一遍一样，永远无法留下比如一棵树或一只果实的真实面目。因此，外婆总是提醒她道：别忘了，你的母亲从你进入四岁的那年，也就是你过生日的那天下午就来看你了。言下之意是在安慰她说：你的母亲并没有忘记你。

然而，第二次见面，她却记住了母亲，那已经是她八岁的时候了，同样是她过八岁生日的那天下午，母亲回来了。那个站在她面前，抚摸她头发、肩膀的女人就是她母亲吗？她仰起头来看母亲，这是她有生以来见到过的最明媚的一缕阳光，也是她有生以来见到过的最为漂亮的女人，在小镇中她无法寻找到一个比母亲更漂亮的女人了。母亲留着一头浓密的黑发，那头黑发当时

从身体中长出触角的触角像焰火一样滚动逐

渐褪色的身体如秘密之花飘落



给年仅八岁的姚桃花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因为那头黑发总是紧贴着母亲的面颊，当母亲说话或前来靠近她时，那头异常浓密的黑发就像一团巨大的柔丝瀑布会轻轻地触动着姚桃花。为此，当她一天又一天长大时，她总是想，自己总有一天一定会有母亲肩上那头晃来晃去的长发的。那一年姚桃花八岁，而她的母亲才二十八岁。

第三次见面时姚桃花已经十二岁了，这一次母亲就像她过八岁生日时那样，依然给她带来了一堆好看的衣服，所以，在整个南坝小镇上，她也许是衣服最为丰富的女孩子，而且她的衣服都带着省城的色彩。在她度过的童年时代，她的形象就像她的名字，永远洋溢着一种桃色：即在她小小的身体中就像跳动着一团团桃色花瓣，它使姚桃花的这个名字和她的身体永远地联系在一起。而且在母亲给她买的衣服之中似乎都充满了桃色。当母亲离开小镇前往火车站乘火车时，外婆拉着她的手站在月台上目送着母亲，她已经学会了挥起小手臂来表现告别的场景，不过，在她十二岁这一年，当她目送着那列火车从铁轨上消失时，她的眼眶红了。

她开始发出了无声的追问：母亲为何不帶她走，母亲为何要把她留下来？从那以后，这个疑惑变成了她的一个谜语，当然是她无法解开的一个谜语。此刻，这个谜语似乎正随着光阴的跳动来到了她的双乳上，她能用心跳去感受她的双乳，因为心脏离双乳很近，也可以说它们可以互相感应。


光阴在她的双乳上跳动着时，她已经来到了路上。这是一条通往客运站的路，外婆刚离开，她就像预先想像中的那样出了门：因为对于姚桃花来说出门就像内心的谜语一样枝蔓丛生，所以，沿着纵横交错的枝蔓，她缓缓地跳在外婆身后之外，不让外

婆发现自己之外，也同时走在枝蔓之中，从那一时刻，年仅十六岁的姚桃花就通过急切的心跳，感受到了身体应从纵横交错的枝蔓中到达另一种迷雾：南坝小镇客运站就像一片迷雾般前来笼罩她，然后对她来说，即使是迷雾也像鲜花，即桃色一样明媚无边。

吴竹英的肥臀除了给年仅十六岁的姚桃花留下了强烈的现实印象之外，也给另一个男人，即吴竹英生命中一个永远无法告别的男人留下了终身的现实记忆。因而，那个男人总是在她的历史中一次又一次地召唤着她。吴竹英在她年仅三十岁时，就开始守寡，她的丈夫是南坝小镇中心小学的校长，在她三十岁那年，丈夫患上了白血病，已经到了晚期，不久就离世了，给她留下了女儿陈琼飞。在葬礼开始的时候，南坝小镇的镇长前来参加葬礼，他叫罗文龙，就是在葬礼上，他们的目光相遇在一团焚毁的火花之中。

吴竹英把丈夫埋葬到了南坝小镇的丘陵中，在那里有一片起伏错落的墓地。也就是在那里，吴竹英再一次与镇长罗文龙相遇。罗文龙很年轻，那时候刚好三十岁，在吴竹英丈夫活着时，他们好像并不认识，因为他刚到南坝小镇做镇长不到两个月。她和他只是偶然相遇在墓地上而已，她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在墓地上看到他，他捧着一小束小白花站在丈夫的墓碑前时，也正是吴竹英出现在墓地上的时刻。他们的目光再一次相遇了。过后不久，两个多月以后的一个上午，罗文龙敲开了她的门，当她拉开插着的门闩时，门外站着的人竟然是镇长罗文龙。

罗文龙从一团缤纷的石榴树的枝蔓下久久地望着她，然后慢慢地走近她说：“我会照顾你的，从见到你的第一眼开始，我就



从身体中长出新的触角像焰火一样滚动逐

渐褪色的身体犹如秘密之花飘落

知道我会照顾你的……”一朵朵石榴树的花瓣似乎在他轻柔而急促的声音中从树枝上滑落下来，落在了她的头发上。罗文龙靠近她，伸出手来，把一朵花瓣轻柔地从她头发上取下来，用手指放在她的手心中央。吴竹英久久地看着那花瓣，然后一行被感动的热泪顺着面颊洒落下来，罗文龙掏出一块手帕递给了她。


一切就是从那一刻之后的另一个时刻开始了：他把他的手，一双厚实温暖的手掌伸出去，轻轻地放在了她的肥臀上。从她三十岁开始的时候，他的手就在时光中来回地穿行着，他喜欢在见到她的第一个瞬间时，就伸出手去，轻轻地拍击着她的肥臀，宛如拍击出一种旋律，而且这旋律不断地重复着，不停地演奏下去。那热烈的、疯狂的、富有规律的演奏避开了吴竹英女儿陈琼飞的视线，当时她惟一的女儿正在成长，陈琼飞十七岁之前的时光几乎全都是在与吴竹英相依为命之中度过的。十七岁，陈琼飞考上了省城的一家大学，理所当然地离开了母亲。不仅仅如此，她与这个男人的幽会还避开了南坝小镇的目光，那些善于探究别人私生活的目光无处不在，只有吴竹英知道，一旦被别人的目光盯上，那么关于你的谣传将像风一样刮来刮去。风中谣传的力量是不能忽视的：它可以让你在这座南方小镇生活的状态一夜之间，或者几小时，快一些的话，几秒钟就会迅速地被改变。这时候你就会失去语言，而当你失语时，你已经成为从风中送来的谣传的射击场，你得用整个身体迎接这种恶毒的射击，即使疼痛也不能叫喊，因为你已经变成失语者。

吴竹英是不会让自己变成失语者的，当然，罗文龙也不会让自己变成失语者，从某种意义上讲，罗文龙比吴竹英更清楚失语者的状态，而且，作为男人，一个又是镇长的男人，如果一旦变成了失语者，他就会失去征服吴竹英的那种光环。如果一旦失

语,他就意味着失去镇长的权力,同时失去了对吴竹英言说情感语言的权利。

所以,从一开始,两个人都对这种关系心领神会:吴竹英是刚刚失去丈夫的寡妇,而罗文龙已经是一个孩子的父亲了。他们已经没有机会谈婚论嫁,吴竹英虽然自由了,但罗文龙并不自由。自由和不自由之间只隔着一道墙壁,然而,推倒墙壁对于罗文龙来说是艰难的,虽然他迷恋吴竹英的肥臀、细腰,在这个女人怀抱,他从一开始就总是会忘记时间。

然而,时间却在转动,面对时间,吴竹英总是比罗文龙要敏感一些,她总是猛然地从罗文龙压住她身体的甜蜜中惊醒过来,抬起头看着墙壁上那架古老的挂钟,这只钟已经很旧很旧了,不是太快就是太慢。每隔两天,吴竹英总得站在一只椅子上,给钟重新修正规定的时间,要不,时间就会捉弄你。当罗文龙和她约会以后,她就更重视时间的准确性了。他们通常是在下午三点钟开始约会,然后四点半钟结束约会,这个时间也正是女儿陈琼飞待在学校的时间,而上午,他们似乎谁都没有时间约会。吴竹英无职业,一直靠着经营一家杂货铺来维持生活,通常上午她都会守候在杂货铺里,下午她则请了一个临时工帮她守候杂货铺,因为女儿在的时候她要承担与女儿相依为命的生活。女儿走了以后,不到三年时间,在一个漆黑的夜里,女儿被一辆出租车送回了家,怀里抱着一个已经出生了八个月的女婴,她就是姚桃花。姚桃花只出生了八个多月,却异常的活跃,总是用一双像水一样清澈的双眼望着光线、天顶和院子里的石榴花瓣。在她尚未出生之前,桃花已经开花了,陈琼飞隐居在一座小县城的出租屋中生下了这个孩子。在她租住的小屋外就是一大片桃园,所以她把这个女婴取名为:姚桃花,这说明了给予她孩子的这个男人姓姚。



从身体中长出触角的触角像焰火一样滚动逐

渐褪色的身体为秘密之花飘落

然而，陈琼飞只匆忙地停留了两夜三天就离开了小镇，她只简单地讲述了这个女婴的来临：年仅二十岁的陈琼飞满以为已经寻找到了爱情的归宿，把自己的身体献给了一个姓姚的男人。不久之后她就发现自己怀孕了，姓姚的男人那时候怎么也无法阻止她去保胎，不知道为什么，陈琼飞就是想把孩子生下来。姓姚的男人只好把她带到一座遥远的小县城，为她租下了一套城郊农民的出租屋，几个月后陈琼飞就在这个地方分娩了。也就在这时，姓姚的男人给她留了一笔钞票，出国去了。

八个月后的晚上，一辆被尘土包裹起来的出租车出现在吴竹英面前：她的女儿钻出了出租车，怀里抱着一个女婴。当吴竹英在夜色中看见那个女婴的小腿在挣扎时，她清醒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偶然来到世上的孩子。

她为女儿承担了抚养女婴的职责，从其意义上来说也是为女儿承担了一个难以负载的秘密，因为女儿陈琼飞才二十岁。吴竹英清楚地记得那个夜晚的全部细节：当陈琼飞钻出出租车的那一刹那，她抱着女婴不顾一切地往房间里走去，仿佛有什么幽灵在追逐着她，仿佛有一双手要撕开她内心世界那个巨大的秘密。

第一天、第二天，陈琼飞都在抑制着那个秘密，就像在使尽全部力量抑制着不让一朵花蕾变成一道绽放中的伤口，直到自己即将离开的头一天晚上，她才撕开了那道伤口，让她的母亲看见了她的疼痛快乐。自此以后，吴竹英承担了这个巨大的秘密。

此刻，吴竹英已经坐在客车上，二十五年来，她总是这样不倦地奔跑着，只是为了与一个男人幽居。

这个男人就是罗文龙，在她失去丈夫之后守寡的全部岁月之中，她和罗文龙一直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幽居着。当她三十六岁



那年，罗文龙调离了这座小镇，到另一座小镇做供销社社长去了，然而，尽管那座小镇离吴竹英生活的小镇有二百多公里的距离，他们依然在幽居。那时候，他们幽居的地点是两座小镇中间的一座供销社的仓库房中。

那是一座旧仓库，只有一个守仓库的老头在打盹。每当罗文龙带着吴竹英出现时，那个老头就会慢悠悠地睁开双眼，罗文龙从他手中接过钥匙，告诉老头说他是来盘理仓库货物的。每一次都是同样的理由，而那个老头总是面对着炫目的阳光微微地眯起双眼点点头，他只是一个临时工，一个守仓库的人，所以供销社社长说的任何一句话，他都相信，并且他有一个习惯，从不挪动位置，总是守候在锈迹斑斑的一道合拢的铁门口，坐在一个竹椅上，永远地守候在门口。

这确实是一个适于幽居的地方：罗文龙打开仓库门时，每一次都会在门关上的那一刹那间转过身来疯狂地扑向吴竹英。他的手滑动在吴竹英的肥臀上时，吴竹英总是会升起一种强烈的、难以抗拒的情欲。当他的手从肥臀上滑动到她的细腰慢慢地向着她的丰乳移动时，他们的身体已经躺在了仓库中一道凹起的角落，四周是堆积如山的棉被、床单……第一次，当罗文龙带着吴竹英奔赴这个仓库时，他就告诉了她一个秘密：他之所以带她到这个仓库，是因为这个仓库是一个储存棉被、床单的仓库，从幽居的意义上来说，它柔软，它可以产生床的快乐；从另一种安全的意义上来说，仓库外只有一个老头守候，很安全。

在仓库中的幽居确实很快乐：首先，当他们疯狂的身体落入一个柔软的角落时，四周高高堆积起的货物包仿佛在无形之间，为他们的身体筑起了几道高高的墙壁。因此让他们在一次又一次的幽居中尽心尽情地感受彼此的身体。